



百年绘就红色沧州百年巨变

12月4日将在博物馆展出

本报讯（记者祁凌霄）由沧州9位画家联合创作的《砥柱中流·红色沧州》《沧海百年巨变图》两幅巨作，经过100天奋战，于10月底收官。12月4日，这两幅巨作将在“红色基因·百年

沧州”书画创作精品展上精彩亮相。

据了解，这两幅作品的创作团队由王君、董振怀、杨芝文、杨芝东、李红玉、庞洪海、李奎岩、满新建、孙炳芳9位画家组

成，7月1日正式开笔。开笔之前，在市老区建设促进会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、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的帮助下，先到朱德、贺龙等革命先辈在沧州战斗过的地方进行了考察，并搜集有关资

料。开笔后，两幅作品同时进行，相互穿插。画室一侧，艺术家们将沧州百年变迁融入长卷；另一侧，艺术家们又用水墨勾勒出朱德、贺龙、白求恩等在沧州战斗过的革命先辈和李振同、赵博生等沧州英烈，共百人。创作过程中，画家们搜集了历史照片、连环画等资料，对画中人物的衣着、面貌的描绘等力求生动准确、符合历史原貌。同时，运用PS图像处理技术，对每位作者的画稿进行调整，经数易其稿，最后形成风格统一、构图完美的画卷。画卷主体各长10米，题跋装裱后达16米长。

作品完成后，各界人士进行了专题观摩研讨，对画卷进一步完善和策展等事宜提出了宝贵意见。12月4日，由市老区建设促进会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、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，沧州中国画写意艺术研究会承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“红色基因·百年沧州”书画创作精品展将于市博物馆开幕。除展出《砥柱中流·红色沧州》和《沧海百年巨变图》两幅巨作外，还有研究会骨干画家创作的近百幅精品力作，为建党一百周年献上一份内涵深刻的厚礼。



张锡纯曾在奉天(今沈阳)同善堂教授中药学

在沈阳，张锡纯任中医院院长，治病救人、著书立说、教学带徒、主持出版中医杂志，大爱惠世。沈阳，是张锡纯名扬四海的起点

张锡纯在沈阳立达医院

本报记者 哈薇薇

千里传书邀“神医”

齐福田，字自芸，喜读医书，民国初年任沈阳税捐局局长。一次，他偶然看到刚出版的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，仔细阅读后惊呼“奇书”。这时他想起了一位病人。原来，友人妻子患痼疾，数年间看了好多医生都未见效。有了这本“奇书”，齐福田就根据病状和书中论述做了加减开出“理冲汤”。友人照方抓药，结果药到病除，而且病人饮食、睡眠都变好了，人也长胖了，真是神奇。通过此事，齐福田对千里之外的张锡纯心生崇拜，更加赞赏。

一日，齐福田遇到了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刘尚清（字海泉），闲聊时说：“东北这些年各方面进步很大，就是医疗卫生有待改善。沈阳有英国人、日本人办的西医院，唯独没有中医院。咱们是不是该着手办一家自己的中医院？”刘尚清说，这个主意好，就是缺领军人物。齐福田说：“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著者张锡纯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如能把他请来，东三省的医疗卫生事业何愁不进步？”

于是，他们又把帮助张锡纯在沈阳出版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的伯乐、天地新学社的苏明阳等人请来商议。大家一致认为要在沈阳建一家中医院，取《论语》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之意，名“立达医院”。院长由张锡纯担任。

张锡纯收到邀请时，还远在千里之外的汉口。面对盛情，年近六旬的张锡纯欣然应允。他带着继承、发扬传统医学，丰富、壮大“中西汇通”思想的宏愿，慨然出关，来到东北。一上手就屡治大病，很快就在东北声名大振，继而享誉全国。

治好名人朱佩兰之妻

书法家朱佩兰是沧州历史名人，字鬯亭，沧县人，中举后去东北做官。1918年，张锡纯出任立达医院院长时，朱佩兰正任沈阳县尹。终日忙于政务的朱佩兰，那段时间为夫人的病焦急万分。朱夫人患温病，持续高热。看了很多医生，都没给看好。

当朱佩兰听说老乡、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著者张锡纯来了沈阳，

大喜过望，赶紧请到家中。只见一位中年妇女身上敷着冰囊、高热不退、神志不清。张锡纯望闻问切后，告诉朱佩兰，撤掉冰囊，别让体内的病邪没有出路。接着开了著名的方子——石膏粳米汤，嘱咐分几次温服。服药后，夫人“豁然顿醒”，再经治疗而痊愈。朱佩兰特别高兴，千恩万谢，又叫来儿子朱良佐，让他拜张锡纯为师。

日本医院“抢”病人

1920年，沈阳县署有个科长梅毒发作，住进了日本人开的“受田医院”。治疗了20多天，没见半点好转。后期竟周身壮热、不醒人事。日本医生说，病毒已走丹田，治不好了，让他出院，回家等死。病人有个朋友，叫孙俊如，在警务处当科长，与张锡纯有些交往，请张去给诊治。听完描述，张锡纯判断病人除患梅毒外，还夹杂外感。因病人在日本医院，不便直接诊治。于是张锡纯用半斤生石膏熬汤，装在一个葡萄酒瓶内，托言探视病人进入医院。看过病人后，张锡纯证实了先前的判断无误，就让

病人温服带来的石膏汤。

第二天，病人情况有所好转，头面肿大见消。于是，张锡纯又在石膏汤中加入潞党参，继续治疗。第三天，病人“人事大清，脉亦和平”，清醒后的病人要求转到立达医院医治。日本医生见病情好转了，认为是自己的功劳，坚决不同意。

没办法，只好请来了县尹公子朱良佐。朱良佐和日本人交涉斡旋、据理力争，最后才把病人“抢”到了立达医院。张锡纯为他悉心诊治了半个月，病人大愈。

妙手回春救“独苗”

铁岭有个小青年李济臣，是个“富二代”。他终日无所事事，沾染了很多不良习气，身体一向病怏怏、弱巴巴的。这次，竟然一病不起，拉肚子40多天，怎么治疗都不见好。眼见命不保夕，他是家中独苗，如有三长两短，李家就绝后了。一时间，李家愁云密布。

病急乱投医，李济臣的姐姐找了个算命先生算了一卦。不算不要紧，一算彻底心凉了。算卦的说，除非天医星下凡，命保不住。天医

星在哪儿呢？据说就是远来的神医。恰在此时，张锡纯从汉口来到了沈阳。

赶紧把张锡纯请来。一切脉，又细又弱。指尖稍微用点力，脉就没了。张锡纯给他开了三宝粥，服后2小时，李济臣大喊肚子疼，便出脓血若干。李家一看依旧便血，质疑药不对症。张锡纯耐心解释说，这是肠中瘀滞，排完病就好了。又嘱咐家人给病人用糖水送服50粒鸦胆子。李济臣服药后安睡一宿，第二天早晨就不再便血。经过一番调理，李济臣的病就慢慢好了，身体也比以前强壮了。

张锡纯初到沈阳，立达医院百事待举。看过李济臣后，他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，很快就忘了。一日，他听闻李济臣病愈后，李家举家大庆，席间竟又嚎啕大哭。细问缘由才知，原来李济臣的父亲前一年也是患此病症，不治而亡。若是当时遇此神医，不至于阴阳两隔。想起此事，一家人不胜感慨，故发悲声。

纪念张锡纯系列报道

吴昌硕何以撰联代挽张之洞？

韩焕峰

长，后与厉良玉、赵之谦并称“新浙派”代表，与任伯年、蒲华、虚谷合称为“清末海派四大家”。他集诗、书、画、印于一身，融金石书画于一炉，被誉为“石鼓篆书第一人”“文人画最后高峰”，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巨匠。齐白石、王一亭、潘天寿、陈半丁、赵云壑、王个簃、沙孟海等均得其提携指教。

为何赵宾彦请吴昌硕代挽张之洞？他们又是什么关系？这里面的关系有点绕。

据考，三人发生关联，与一个隐藏于三人后的纽带人物有关，此人便是经学大师俞樾。先说俞樾与赵宾彦。俞樾与赵宾彦有世谊，俞父俞鸿新，是赵父赵景贤的老师，俞樾与赵景贤是同科举人，俞樾比赵宾彦要长一辈。再说俞樾和吴昌硕，俞樾是吴昌硕拜杨岷为师的介绍人。而吴昌硕与俞樾的孙女婿洪尔振是挚友，洪尔振又受知于张之洞，是张之洞“所得士”。张之洞任四川学政办尊经书院，原拟请俞樾入川掌教，因故未能实现，但二人互相倾慕已久。最后，赵宾彦之所以受知于张之洞，除了个人才具

之外，他的父亲赵景贤任湖北道、团练总办，曾力守湖州危城，最后殉国，12岁的长子赵深彦闻讯自杀殉国。在张之洞眼里，赵氏一门忠烈，故作《题湖州赵忠节公（景贤）围城蜡书遣墨》诗凭吊。

另外，吴昌硕在艺术上获得长足进步，与他身边收藏家提供所藏名迹有关，赵宾彦就是其一。赵宾彦还是收藏家，斋号“苏黄米斋”，收藏宋、元、明、清名家墨迹甚多，以藏有黄庭坚《砥柱铭》而驰名。吴昌硕在赵宾彦的藏品里，得以观赏宋元名迹，开阔眼界，深研传统，也投桃报李，多次为赵宾彦题写收藏鉴。

从这副挽联中，可窥吴昌硕对张之洞的全面了解，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才情和敬崇之心。2010年8月西泠印社出版的《吴昌硕印谱2》显示，吴曾为张刻过两方名印，章法为回文式阴刻，一方刻有边款纪年：“香涛先生篆刻，己丑春日，吴俊。”己丑是1889年，吴昌硕45岁，而两方印气息靡弱，不像是吴的作品。但按艺术成长经历来看，

此时吴昌硕艺术风格尚未成熟，二印属早期作品。

据荣宝斋《中国书画全集·吴昌硕卷》和《吴昌硕年谱长编》载，吴昌硕曾两次到过湖北。第一次是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，为避战乱，吴昌硕流亡于皖、鄂间5年。第二次是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，67岁的吴昌硕与友人诸宗元、商笙伯等于7月到武昌，游览了张之洞故居“抱冰堂”“黄鹤楼”等名胜。有诗：“青山笑吾老，蹉跎飞崖登。来自田间者，升堂揖抱冰。绝伦髯信美，闻政汗如蒸。汉江秋为气，遐观一倚藤。”可见吴对张之洞的尊敬和怀念。

吴昌硕曾言自己不善诗文，故砚铭多由沈石友代作。但多限于砚铭，按吴昌硕对张之洞的仰慕和赵宾彦的重托，再请人代作，与情理不合。以赵宾彦与张之洞的关系及才学，赵亲自撰联也未尝不可，为何要请吴昌硕代撰？墨迹又是怎么留存下来的？推测有以下几点：其一，当时吴昌硕知名海内外，由这位金石学家撰写，不仅书法好，还能提高葬礼的品位和规格，且张之洞也是金石大家。其二，赵宾彦了

解吴昌硕与张之洞的关系和交往，请吴撰写，以二人的名义送，一举两得。其三，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在北京逝世，吴昌硕已定居上海，两地相距甚远，但当时电报盛行，邮路通畅，通过电报告知噩耗，写好后再寄或派人取都有时间。况且张之洞在北京停灵致祭1年多后，才于1910年12月15日运到老家南皮安葬。其四，古人作文作诗都有留底稿的习惯。花笺应是吴昌硕抄录的副件底稿，故留传下来。其五，花笺钤有“思源堂”“钱君匋”二印，属钱君匋收藏无疑。原件现藏“钱君匋艺术馆”，墨迹收录在《吴昌硕全集》。钱君匋如何收藏到的，还待考证。

吴昌硕一纸花笺引出这么多话题，原因所在：一位是艺术大师，一位是晚清重臣，吴昌硕是湖州安吉人，张之洞是沧州南皮人，这是二人交往的见证，也是中国近代自强之路的草蛇灰线。吴昌硕与张之洞的关系，目前尚未见有人研究，更无系统文字，笔者希望以此为线索，引出更多识者系统、深入地梳理，在沧州及中国名人研究上作出新突破。

责任编辑 祁凌霄

电话 3155261 电邮 wuyetingchan@163.com

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

『文化八仙桌』系列访谈第一百五十一期



本报讯（记者祁凌霄）历史上的大运河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，依托大运河而形成的生活方式，已经深深融入人们的记忆中。在当代，这种记忆依然延续，散见于诸多文章中，如作家杨博的大运河系列散文，沧县作家白世国所采写的系列运河文章。这些大运河记忆中的人间烟火气，令人着迷，也成为大运河文化的重要部分。28日上午，本报就以“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”为题，邀请有关人士对此进行梳理探讨。

本次访谈选题，受地方文史研究者白世国的启发。白世国与本报编辑交流时曾提到：沿运河村镇有不少健在的八、九十岁老人，他们经历过运河的荣枯，对运河感情深厚。白世国曾想采写100位运河老人，通过他们的经历、回忆，反映运河今昔的人间烟火。白世国举例说，沧县捷地，有位80多岁的老太太，曾是运河纤夫。过去她家没有房子、土地，就靠卖苦力谋生。人随船走，冬季租房子住在当地。现在，她也住上了楼房安逸度晚年。同样是捷地，一位80多岁老太太，婆家几代人跑船。她婚后不久，公公逮回一条大鱼。鱼有多大？门板有多大，鱼就有多大。那年在院子里炖鱼时满街都能闻到香气。运河是百姓的运河，是散发着生活气息的运河，弥漫着烟火气息的运河。老人们脑子里的运河有烟火气息，基本是原生态的，更富于生活气息。研究运河文化，既有大课题，也应有烟火气息。

本次访谈邀请的主讲嘉宾是张连杰、张彦广、白世国、陈金升、梁兰新。其中张连杰是吴桥县原副县长、杂技文化专家，张彦广是省传统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、民俗文化研究专家，白世国、陈金升分别是沧县、泊头的地方文史研究者，梁兰新是吴桥民俗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。几位嘉宾或通过实地走访、或通过阅读史料，对大运河畔人们的生活状态、传说、轶闻有丰富的了解。

百姓与大运河曾紧紧依偎，吃水、用水、出行、生计都离不开这条大河。曾经，人们的生活与大运河产生了哪些水乳交融的关系？大运河沟通南北，南北交流对运河沿岸文化和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，这在百姓生活里有哪些烙印？人们在走访或搜寻大运河资料时，发现哪些具有烟火气息的遗存或记忆？大运河畔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如杂技、武术、曲艺、剪纸乃至建筑等，有哪些与大运河融汇的痕迹？藏在人们记忆深处和资料中的有关大运河的人间烟火，通过哪些方式才能更好地凸显，以丰富大运河文化研究，延续运河文脉？这些都将在访谈中展开，欢迎热心读者扫码入群，参加讨论。

时间：28日上午9点
电话：18833783089

“文化八仙桌”系列访谈



主办：沧州日报
承办：沧州日报《人文周刊》



11日，沧州日报以《近代民族自强的草蛇灰线 吴昌硕撰联代挽张之洞》为题，刊发了祁凌霄的文章，对我提供的一件书迹进行研究。确认此件书迹，是吴昌硕代赵宾彦写给张之洞的对联，对张之洞与赵宾彦的关系、二人对中国近代自强的贡献进行了考证。因我是西泠印社理事，吴昌硕是西泠印社首任社长，吴何以代挽张之洞的考证，则交由我进行。

张之洞是沧州历史名人，而吴昌硕则是晚清著名书画篆刻家，“后海派”代表、西泠印社首任社